



蔣後主秘錄

今屋奎一著·香港廣宇出版社印行

11
0
9

開場白

昔有李後主，今有「蔣後主」，情況不同，「後主」則一，最後一個小皇帝是也。蔣介石的「家天下、小朝廷」路人皆見，他佯作「傳副」，實則「傳子」。但這個「太子」只差三載，便是「古稀之年」，稱他「小蔣」未免有肉麻兼無趣之嫌，故曰「後主」。而且這個「後」字可圈可點，就小朝廷來說，這是蔣家半封建半殖民地最後一個小皇帝；就家天下來說，「後主的太子」蔣孝文梅毒入腦，已成廢物，他活在人世真的是苟延殘喘，爲其「父王」現況的寫照，餘子不復論矣！因此黃鼠狼生下小耗子，一代不如一代，蔣經國確係「後主」。

但是，此「後主」不同彼「後主」，蔣介石所以「君臨中國」二十餘年的一切有利條件，至蔣經國手上已成赤字。因此在形式上「父王傳太子」一個寶島，事實上「後主」繼承了殘棋一局，盡是亂七八糟，裏裏外外極難了却的「手尾」，但他自以爲「聰明過人」，可以扭轉這些不利條件，結果合了句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的老話。「即位」

不久，頭焦額爛，內外交困，手足無措——因為無法解決的各種矛盾和大量難題，如繩網索綁，如千頭萬緒，「後主」不但「斬不斷，理還亂」，而且由於健康不佳，欲「斬」乏力，精神大差，處變更亂，其淒淒切切，酸溜溜、苦兮兮之狀，那真是勝了李後主一籌。

這一回 小樓昨夜又東風

台南嘉義一帶大水成災，蔣經國巴不得學「包青天微服私訪」一番，以為一片汪洋，觸目哀鴻之中來了個「蔣院長」，而且逢人頻頻點頭，見人連呼「好好」，那還了得？水災固然給台胞以更多的痛苦，却突出了「蔣院長」的「關心民瘼」，這筆生意有賺無蝕，因此回到台北，蔣經國只盼望翌日各報大登他「視察災區」的消息和照片，他已經注意到拍攝時每個不同的姿勢，準備刊出後一一「校對」，作為今後「更佳演出」的參考。沒料到各官報分明大捧其場的同時，又吞吞吐吐刊登了各方對造成這次水災的譴責，颱風帶來大雨沒法子，可是水庫在大雨滂沱時為防出事大放其水，再加森林盜伐過慘，高山留不住水，於是山洪一瀉如注，大雨傾盆不止，水庫再來個以水鬥水，也就造成了台灣近年少見的災禍。

而且這一嚴重的情况還在於今後，今後嘉南地區固難迅速防水，全台情况可又類似，這情狀使蔣經國倒抽一口涼氣。却又聞報美國和菲律賓正在改造太平洋上的颱風，

一旦成功，據說襲台之「風」更甚，雨水更多，而森林成長非咄嗟可辦，台灣水庫的「憂鬱性」又非秘密，今後怎麼辦？淹死了人，摧毀村落且不管它，但淹了稻田，意味到向外購糧又得增加，而蘇聯搶購糧食又把世界糧價提高，必須「增氣增財」，而且反應更糟……蔣經國感到問題很不簡單却又發作不得。正在發怔，手下却來請示「秋節勞軍」怎麼辦，這又是好大一筆開銷，一人一個月餅，兩條香蕉，小數怕「大」計，四十幾萬人就得四十幾萬個月餅，八十幾萬條香蕉，如何是好？

——可是也很簡單：「攤派！」

至於台灣各業各界反應如何？他可管不了，也不想管，這是「家傳秘方」，誰敢反對，就讓「總統召見」去！

——可是很不簡單的問題跟着來，只見手下沮喪入見，說是獲釋回台，被拒入境人員之中，張海商、楊南邨、趙一雪等三人已經回到大陸去了。

蔣經國開始有了笑容，舒了口氣道：

「好呀！死了個張鐵石，走掉了陳士章和段克文，這兩人去美國，現在又有三個回大陸，只剩四個在香港，相信沒幾天也會離開，這就太好，省得我們每天傷腦筋，而且開口也難措辭，——你的面色爲什麼那麼難看？」

那兩名手下對吹、拍、捧、打之術極爲了得，一切爲了「蔣院長」的利益而不是爲

了「父王、母后」、各派各系的利益。反正從結黨營私，打擊異己，到開闢財源，「一供應」女人，長期來被人視為蔣經國的左右手，此刻於是舌粲蓮花，吹拍不已。這當兒專管退伍軍人的手下也倉卒來見，說秋節將到，他那邊幾萬人的「犒賞」尚無下落，而退伍士兵修築橫貫公路、超級公路時傷亡頗大，沒家沒着者算是完了，但有家有眷者，這些遺屬哭哭啼啼，又如何是好？

手下相互使了個眼色，聽「蔣院長」在咬牙切切齒道：

「這批人，他媽的都是敗軍之將，還有臉到台灣來？當年本黨落得這般田地，還不是這批東西誤的事！既然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從此不許再提，通知全『國』各報，對他們三個人回到大陸一事，不許刊登隻字。」

手下知道在扯些什麼了，也就一旁聽着，只見內中一人陰惻惻地說：

「現在的問題是，張鐵石他們陰魂不散。到美國的兩個，回大陸的三個，都還在口口聲聲回台灣來。在美國的兩個，對美國人這麼說，美國報紙這麼登，回大陸的三個，上火車前還招待記者，說明這是暫時回去，在香港呆了一百四十多天，個個都是六七十歲的人，這三個受不了，所以先走一步，可是只要我們批准，他們立刻會從大陸趕到香港。」

「哼，共產黨還給他們批准？」

「不呀，『主席』，他們三個說過啦，這回他們十個人申請回台，北平是保證出入自由，保證提供方便，保證——」話未完給蔣搖手制住，那手下却說：

「離開九龍時，有人送他們，報紙登得很大，很重視。到了深圳，不但當地負責人在迎接，北平統戰部還派人到深圳——」

蔣經國聞言顫慄，忙不迭故作鎮靜道：

「瞧，這不是統戰分子是什麼！」

手下低聲道：

「我們再也不能對人說這些了，美國大使館有個武官，昨天和我們的人聊天，就說我們對這十個人太什麼了。」

「他們又開口？這些外國人真討厭，『事不關己，高高掛起』，管我們的事幹什麼！」

「『主席』保重，」那手下道：「這件事，儘管我們沒錯，『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』，張鐵石當真化成了『無』，可是也得顧到那些糊塗蛋！糊塗蛋的想法就是糊塗，不必計較。」

手下附和道：「是呀，『主席』不必計較。」

蔣問：「那麼，美國糊塗蛋又說些什麼？」

手下道：「那個糊塗武官說，只有十個獲得釋放的戰俘回台灣，個個六七十歲以上，人人有親有戚有朋友，那還算是什麼『間諜』和『統戰分子』？即使是，有什麼可怕的？他們家在台灣，我們有的是人，難道怕他們造反？」

蔣經國起立道：「我要看那個老太婆去了，不斷去看她，『看着點』，他媽的誰知道她在搞什麼鬼！」

「『主席』高招，」手下道：「而且這樣一來，人人更加說『主席』是孝子囉！」

「我們一齊去，」蔣經國率領三名傍友到得士林「官邸」，忽作一臉憂戚之狀，要三人留在傳達室，自己逕往內闈，沒料到宋美齡正送兩名牧師出庭院，入草園。蔣經國忙不迭說：「母親安好！」兩牧師見是「孝子」，匆忙走了，台北教會中都知道蔣某人「惹不得」，但宋美齡不在乎，也不延入內室，就在草坪上抱怨道：

「你父親如果活着，我不知道他對那十個人會怎麼處理，你決定他們不准到台灣，我當時什麼也不清楚，現在我告訴你，你這樣堅持，不像你父親的樣子。別的不說，喪事期間以及最近，你在『孝道』上的表現很好，很可以作為模範，但是這十個人在台灣的家庭，他們離開二三十年，相距航程不過一小時多些，你為什麼不讓他們到台灣來呢？又有人告訴我，那個在香港上了吊的人，我們連他兒子到香港奔喪都不批准，拖到最後——」

「母親」，蔣經國作誠惶誠恐狀道：「孩兒所以如此，正因為替父親打算，因為這十個人的神主牌位，已經放在圓山忠烈祠裏，如果讓他們『復活』，他們不是耶穌，父親不准的。」說罷就走，到門口却見蔣緯國拎了一籃水果進來，兄弟相見，「分外眼紅」，乃弟道：

「哥哥，那十個人的事情，還是再請多多考慮罷，三軍大學昨天紀念周上，幾乎全體學員都希望哥哥批准他們來台。學員們說，他們究竟是我們的老人，為黨國效勞幾十年，到頭來使他們有家難歸，不免使人心寒！」

「你呀，」蔣經國強笑道：「你告訴他們，勿中『統戰』之計，這十個人簡直是軍十萬！」說罷便走，滿肚别扭。到得行政院，特務頭子「附耳過來」道：

「偷聽香港長途電話的人說，那幾個回不了台北的人，他們的妻子兒女，在電話裏哭哭啼啼，呼爹叫爺，偷聽的人說這叫鐵石心腸也會落淚，影響不好。」

「對他們說！」蔣經國惱羞成怒：「這十個人統統是共產黨，由他們去哭，怕啥！」忽地張羣「哈哈」一笑，當着衆人對「後主」說道：

「我們明白了，閣下對於這件事的斬釘截鐵，原來不是爲了斬斷十個人的家庭關係，而是斬斷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進行『蔣獨』，你這位世兄比我們老頭子高明，硬是要得！」

這一回 冉冉秋光留不住

話說張羣當着何應欽等人，他那個「張家百忍堂主」也就不復忍了：

「這龜兒子硬是要得！撇開大家，偷偷摸摸搞『蔣獨』，還以為瞞得了滿朝文武，真是入他先人板板！好吧，看他怎麼應付得了美國！」

事實上，蔣經國對什麼都難以應付，對美更難。他除了「太子資格」之外，蔣介石當年一切有利「君臨中國」的條件一無所「繼」，也就難「承」。自以為勾搭莫斯科是條新路，無奈「頂頭上司」却是美國，而美國總統福特又將繼尼克松之後訪問中國。別的不提，只是一訪再訪，已够這個小朝廷分分鐘有如八級大地震似的。因此如何阻止福特訪華，成爲「後主登基」後一大急務。可是對美關係掌握在「母后」手上，而「母后」又在這個「超級大孝子」敵視復鄙視之中，頗難啓口。娘家窮了，庸俗小輩或許不再理睬，可是美蔣關係究竟不是親戚，而是主奴，「後主也即小奴」，在目前這個骨節眼上去不去燒香求拜，阻擋不住福特就是倒楣，會出亂子。而阻擋之道，除了到士林專誠請

安，一路上罵够「他媽的」，一見面來一個老萊子娛親滿地打滾叫「我的媽」，捨此並無他途。

好就好在對於這個問題，假母子倒能真合作，這問題對他們利害一致，可是「母后」豈能聽任擺佈？當下一聲冷笑，有道：

「你到今天才抱佛脚，不太嫌晚嗎？你在報上拼命吹你的內閣是個什麼『大有為政府』，我看大是大了，只是吾地廣東人口中的車大炮政府吧？」

「是，母親！不不，不是母親，不是車！」

「我當然不是你的母親！」宋美齡把臉一沉：「你的母親早給佐藤榮作的那班人炸死了，你可和佐藤那班死黨很有交情，嘿！你爲什麼不去找他們，找我有什麼用！還說我不是你的母親！」

「稟告母親，母親息怒。孩兒沒有這個意思，孩兒在父親遺囑上簽字歪歪斜斜，因爲哀痛逾恒，孩兒剛才說『不是母親』沒加標點，不成句法——」

「我要去做禮拜，你有話快說。」

「是……，母親。眼看秋風起，福特到北平越來越近，此事實實在急死人，可不能讓他去呀！」

「我花了很多錢，」宋道：「由香梅上下打點，前後勸說，裏外疏通，左右開弓，

福特就是不聽！割胆（Goddamn）！曼遜這混賬東西居然不會逃獄，手下辦不了事。殺莎朗蒂很有幾下子，對福特居然連槍都沒放響！」

「是，母親，這個女嬉皮士，敢情是個靠不住的膿包。今後再動手，該由母親鑑定才是。」

宋美齡皺皺眉頭，告訴他，她花了好大的費用，算是有「一百零八名眾議員」一字萬金」，胆敢無視於美國朝野的意願，來了個連署決議，說要繼續支持「中華民國」。這一百零八名議員平時十分牙擦，此時同樣阻住不了福特訪華。

蔣經國聞言顫慄，喃喃地說：「這麼巧！」

「什麼這麼巧？」

「稟告母親，大陸在批判《水滸》，那也是一百零八名，所以——」

「管他水火火水，」宋道：「我，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你還有什麼說的！」

「稟告母親，母親為『國』辛勞，孩兒這廂有禮了！孩兒建議，母親從美國請一個有名望的人到台灣來，由這個美國大員在台發表聲明，反對美匪建交，豈非比我們自己開口要好聽得多？打從去年起，我們自己為這個問題開過不少炮，看來換換花樣好。」

宋美齡聞言心傷，踱步窗前，士林官邸的花草依然，但人事已非，這個「人事」非指蔣介石之死，而是早從一九四九年就「非」的了，而且這一「非」非同小可，小朝廷

「崩殂」於前，大帝國縮手於後，歐洲當然比印支重要，台灣又有什麼非吞下肚去的必要？朝鮮和越南昂然挺立，印支半島風光大好，西哈努克光榮歸國，東南亞掀起一片「絕蔣潮」，那個「絕交部長」沈昌煥爲怕這個「事頭婆」過分傷心，越來越怕和她見面，可又非見不可，那一次幾個人也曾提到過「後主」所提並不太妙的「妙計」，只因爲美國真正有地位人士，現在不但視小朝廷如瘟疫區，個個裹足不前，而且連嘴上順便帶幾句好話都已少見，充其量對蔣不作挖苦，算是幫了大忙似的。而九流「衰」教中的撈家，拿到「紅包」到台灣走了一遭之後，對小朝廷的絕症固無起色，對他本人看來也沒什麼真正的好處。因此更加開不出名單。兩地焦急不堪，再三設法，終於好不容易推出一個人來，但雙方還不想敲定，因爲此人分量不够，儘管他體重兩百磅，但在「大局」這個磅秤上，輕飄飄兮是個輕骨頭。

此人乃美國早已下了台的國防部長賴德，屬後期「蔣介石遊說團」派系人物。此「團」已爛，此「蔣」也爛，殘餘極右派渾身也無一塊新肌肉，要「後主」鹹魚番生好難！但是這批人必須掙扎，而「見過世面」的宋美齡，却又担心輕骨頭壓不住大局，因此猶在物色。

蔣經國急道：

「稟告母親，賴德就是賴德罷，好歹他做過國防部長，總算有個來頭，比推銷汽車

洗衣粉化粧品的人像樣一些，再說孩兒五年前訪問美國，出面邀請的正是這位國防部長，孩兒做過五角大樓的客人，和賴德算是老朋友了，就由他來吧，但他現在沒有官做，已是一個平民，這個問題怎麼辦？」

宋美齡長嘆道：「也真是的，只好抓到蘿蔔就是菜，不管它是不是海參魚翅了。賴德是沒有任何官銜，不過財團可以給他一個名義，算是《讀者文摘》的高級顧問，這本雜誌的中文版是林語堂的女兒編的，是目前反共最賣力的刊物，由賴德作顧問，也勉強說得過去，你不嫌他不够分量，就找他來吧。」

這麼着，賴德便於九月六日下午，以不倫不類，外「僵」中乾之狀到得台北，「太外」外交部長「周書楷」，「外交部長」及次長沈昌煥、錢復迎於松山機場，一宿無語。翌晨八時，「後主」邀他在草山共進早餐，說是清早空氣好，不妨多談談。昨天「有失迎迓」，請他多多包涵了。

那賴德開門見山，說是情況惡劣，白宮決策者在「遊說團」多方阻擋之下，福特竟未中止北京之行，而朝野對總統訪華樂觀成，因此他們這幫人有愧「資守」，為今之計，也只能反對華府北京間任何外交關係的進展了。

「風聞福特此行，」蔣經國道：「和北平的關係有可能跨進一步，閣下以為如何？」

方，賴德苦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們也難估計，只是可以告慰閣下者，白宮與北京雙方，對建交這會事都没提，雙方一個字也没提，反而是我們在提：反對！」

蔣經國舒了口氣道：「那太多謝了，我們對福特這個人，這件事，反感極了！」

賴德喝完牛奶喝豆漿，吃罷多士吃油條，正在猛擦餡肉和海蜆，忽地「呀」了一聲道：

「福特被刺，你問候過他沒有？」

「我問候他？」這位「後主」慘然一笑：「我問候他幹什麼！」

「不不，」賴德道：「茲事體大，閣下非慰問不可。」

「問候過了」，周書楷道：「蔣夫人的在美家人，當天有電話給駐美大使沈劍虹，蔣夫人同日有電話給外交部長沈昌煥，我們是用『國家』名義慰問福特的，不是用個人名義。」

「閣下今後，」賴德朝「後主」一笑：「這方面要做多些，越多越好，『禮多人不怪』，何況閣下目前處境又如此微妙。」

周書楷這個特級譯員插嘴問道：

「據閣下所知，福特此行，當真不會和北平訂交？」

賴德咽下一口餡肉，邊抹嘴邊說：

「這個問題，剛才我已經說過了，北京說目前形勢大好，我們看來目前形勢十分不妙，但白宮與北京之間，從未對建交事發表過談話，因此我們可以斷定，福特此行只是爲了增加他的政治資本，爲下屆大選作伏線。至於他和尼克松爲什麼用北京來作資本，」賴德凝視桌面，苦笑道：「這當然是我們的不幸」。

「後主」對豐富的早餐食不知味，問：

「閣下這回來台，還準備有些什麼表示？」

「這一點，正是我們要在早餐桌上決定的。初時，我想在台北發表談話，說我支持一百零八名衆議員的連署，我支持對貴『國』的一切贊助，因此反對福特到北京去，可是看這情形，我這樣的談話內容顯然與事無補，很不妥當。不如學學洋基棒球隊的戰術，去阻止從一壘到二壘的對方球員，不讓他得分，『殺死』他！福特到中國很難阻止，曼遜家屬都沒有用，我想不如阻止他們的建交——儘管他沒有這個意思，我們却該這樣做，閣下以爲如何？」

「只有這樣了」，這個「後主」昏頭搭腦，錯把牛奶當作豆漿，喝一口幾乎噴將出來。糖尿病使他不敢嚐到甜味，但礙着這個同進早餐的「欠佳之賓」，也只得服毒似的咽了下去。再問：「閣下準備怎麼說？」

那賴德倒是乾脆，掏出一張草稿，笑道：「閣下請過目，反正我只能向福特建議，

此行不可接受北京有損『中華民國』的任何權益，要記得美國和貴『國』的協防條約。」

蔣「後主」展顏一笑，可又心頭一沉，面前那個「欠佳之賓」，當年在國防部長任內，尚且不能阻止「台獨」行刺「太子」，使他幾乎一命嗚呼，如今只是一家雜誌的顧問，還能爲他「防」個什麼呢？

蔣經國對賴德此行的「演出效果」固然不能放心，賴德對這個「後主」的「反共而不抗俄」更加感到不安。而那個「超級譯員」周書楷，正是揚言應該「採取彈性外交」的「和魔鬼擁抱」者拋頭露面人物，心中好生沒勁，但「節目」必須演出。吃罷早餐就由「後主」陪同前往埤尾，一路上聽他敘述蔣介石把這個地方改名「慈湖」的經過，然後對着蔣介石那口大棺材發怔：「小小一粒『花生米』（註），要睡那麼大的棺材？」這一怔，也就算是「致敬」。

直到下午，「外次」錢復陪他到士林會晤宋美齡，氣氛算是稍告輕鬆，然而雙方那個心情，又說不出有多窩囊。從不可一世的地位劇降到「形同虛設」，宋美齡恨不得抱住「娘家來人」痛哭。但她見過世面，來者只是個比她年輕二十歲的雜誌顧問，又恨不

（註：「花生米」是已故美國總統羅斯福贈蔣介石的綽號，喻其卑微。）